义的解决方法，分析了清初财政不稳定的根源。二、探讨了清初税收的分配情况，地方政府的财政需要和非正式的资金提供制度。三、研究了清初财政亏空的情况、地方财政管理的改革——火耗归公。四、考察了各地火耗归公的情况。五，从公共消费资金、公费的分派、养廉银、改革后的陋规四个方面，叙述了地方上的变动和基本原则。六，就下级的腐化和在江南清查赋税的情况，研究了改革的障碍。介绍了清政府为控制拖欠赋税所定的措施，叙述了清查江南赋税的起因、过程以及官员们对此事的态度，分析了赋税混乱的情况，并作了估计。七，描述了乾隆初期关于火耗归公的争论，对乾隆朝火耗归公的作用和嘉庆朝火耗归公的情况作了评价。

介绍日本史籍《清水笔语》

冯佐哲

《清水笔语》顾名思义，乃是在日本清水地方（今静冈县清水市）进行笔谈的记录。

1862年（道光六年，日本江户时代文政九年）1月1日，漂流到骏河国大井河口（静冈县榛原郡吉田町住吉）的中国“得泰号”商船，引起了该地官员与民众的不安。因为当时日本正处在锁国时期①，一般外国船是很难在日本港口靠岸的，就是被幕府允许通商的中国和荷兰商船也只能在长崎一港靠岸。于是“得泰船”经过日本地方官吏的严格检查，证明它确实是一艘从事商业活动的，从宁波开往长崎的商船，而且该船载有因海难而漂流到南洋群岛帕拉欧岛的三个日本渔民。后来“得泰船”驶至长崎后，又被特许在骏河清水港修理船只。这样在1826年1月19日，该船又返回到清水。在此地逗留了约五十天，在该年3月离开清水，驶往长崎。

清代前期，特别是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商船不断到日本长崎等地进行贸易。当时也不时有日本的“朱印船”到中国进行贸易。到了道光年间，虽然驶往日本的中国船数目有所减少，但两国商船还在互相往来。例如，就在“得泰船”驶往日本的同年（道光六年，1826年）4月20日，就有一艘日本九州萨摩地方的“财力丸”船漂流到中国长江三角洲浏河口附近②，后来该船船员在浙江乍浦滞留了数年，于道光十年（1830年），才乘坐中国从乍浦去日本的“寿昌船”回国的。

“得泰船”在清水滞留期间，以江户幕府的骏府代官（即知事）羽仓简堂为首的三人③与以“得泰船”船主杨启堂（号嗣元，浙江宁波的贸易商人）为首的四人④进行了笔谈。笔谈的记录就是这个《清水笔语》。

在《清水笔语》中，除了中日双方人员互相询问了船只大小、航程、双方人员的名号、职业外，还交谈了越南、泰国等中印半岛诸国的情况，以及富士山与天台山哪座山更壮美、清朝嘉庆、道光皇帝的简况、中国江南地区的风光、中国的食物、水烟袋以及烟草等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是谈及了两国学术交流问题，诸如清代著名学者朱竹坨（彝尊）、赵翼的著述，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的出版情况，并且当场双方进行了作诗唱和等活动。这些材料在今天已是不多见的了，因为当时中日两国均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相对来说，双方人员交流的较少，除了通商外，学术交流留下的资料就更少了，因此，《清水笔语》就显得更

珍贵了，它对于研究清代前期中日文化交流史是很有价值的。

关于笔谈内容，兹举数例如下：

羽仓简堂问："陡尾所著杨嗣元者，则船主杨启堂么？"杨答："正是"。问："汝等上镇台名籍亦用号么？"杨答："名册写杨启堂"。问："奥人所漂取之岛谓之婆罗阿，尔等所上曰暹罗，不知孰是，或是暹罗属有婆罗阿么？"杨答："商等录所传闻，未知其详"。问："芙岳（即富士山——笔者）秀绝孰与贵邦天台山？"刘答："芙山较天台山一色，但天台山能便人上去游玩。"问："（天台山）三夏戴雪么？"刘答："无雪，因地气暖之故耳"。提示："果然不及芙岳也，若其绝高，假在南海中匝年戴雪矣。"（刘）圣孚默然无言。问："（清）仁宗御寿？"朱答："嘉庆二十五年秋八月崩，御寿六十一。"问："今帝（指道光）宝算？"朱答："宝算四十二。"问仁宗御讳？或曰颙琰不知孰是？"朱答："永后改颙。"问："仁宗陵号？"朱答："忘记"。问："明季交趾国黎阮二氏角立争雄，方今有国者何氏？"并问交趾国号。朱答："闻交趾国黎阮二氏称王，年号不知。"问："南京（即指江苏省）、浙江、福建何地最佳？"刘答："此三处皆有佳景，而唯浙江更好，有西湖古迹。"问："汝识阳湖赵翼者么？"朱答："阳湖赵翼著书甚多，乃我朝有名大文人，商等不知其人。"问："余读《陔馀丛考》及《二十一史札记》，赵先生才锋之锐，史学之精，实是近世无匹。余性酷嗜历史，故钦慕先生殊甚，平常以斯二书为帐中珍秘，料先生所著尚伙，幸足下教其一、二。"朱答："公雅好书史，深慕赵先生之著述，所谓政事文章兼而有之，令人羡慕不已。仆服贾海外，从事于经营，翰墨一途久已荒废，能不抱愧乎！至赵先生之著书，二书外谅复不少，仆恨未见之也已。"德田见龙问："先生识朱芝冈先生否？"朱答："谅亡数十年前人。"提示："朱竹坨（彝尊）先生令子昆田先生，仆所尊信也。"朱应："昆田先生去世已久，其子孙尚有能文好学者。"德田见龙问："本船长几何？"郑答："长二十丈，阔四丈四尺，船脚入水一丈六尺。"问："樯长几何？"郑答："大樯长十一丈三、四尺，围一丈一尺，船头樯长八丈，围五尺零，船尾樯长四丈，围四尺。"问："自乍浦至长崎路程几何？"郑答："三十六更。"杨提示："明日别备酒菜，务祈请羽仓县尹驾至本船，勿却为妙。"应："昨日因风浪不果行，闻修具相侍谢"。应："诚是盛馔，多谢，多谢。"问："此酒出何州？芳烈殊妙。"杨答："此酒出绍兴。"提示："此肉软美称口。"杨应："少顷上岸我送大腿一肘，绍酒一坛。"提示："邦禁也。"此时杨启堂出诗笺四匣，松烟八笏、挂轴额十枚，赐谓题曰："右送羽仓邑侯哂纳。杨启堂拜具。"提示"缟纡相赠，国家励禁，余领其意，不领其物。"杨提示："清水水清"。羽仓应："宁波波宁"。朱提示："公若生我邦，可比李太白所谓锦心绣口者。"羽田应："夫子自道"。野田笛浦问："贵邦以何物为上食？"刘答："燕寓、鸽蛋、鱼翅。"野田问："先生明主后裔乎？"朱答："文公后裔。"野田问。"《瓯北诗话》带来么？"朱答："本船书集不得带来。"野田问："《知不足斋丛书》今至几编？"朱答："不知。"野田问："水烟筒新制么？"刘答："有来已久。"问："水烟筒为烟毒么？"刘答："食水烟清心明目，而无火毒。"问："烟草出何州？"刘答："烟草出于兰州、广东二处为佳。"野田提示："本邦万事精好，唯笔墨粗恶耳。"朱应："闻贵邦古梅园墨甚佳。"提示："假有佳墨，如我辈恶扎何！"朱应："贵邦人草书深得古人笔法，且悬腕书，清人不能及也。"提示："嘲弄。"朱应："实非戏也。"朱提示："考之典籍，唐朝有贵邦人至中华读书仕进，故有送晁监（按：系指安倍仲麻侣即晁衡——笔者）归日本诗（系为李白所作"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远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秋色满苍梧"。诗）。明朝亦有贵国人至中华入学者。"野田应："先生博识叹服，叹服。然世间岂有不学不文之秘书晁监乎！余若事西土，则拜酒泉太守封飨侯

耳，呵呵。"朱提示："闻公好读古书定然博学，仆幼而少学，今将老矣，行贾远方，久抛笔墨，谅公必见哂也。"野田应："先生过谦，过谦。"

通过以上摘引《清水笔语》的部分对话，我们可知当时日本学术界乃至官府官员，都十分注意中国学术界的情况，打听中国学者以及其子弟的近况、书籍出版状况等。据说当时清朝出版的书籍很快就能传到日本县知事以上的官员手中。由此可见，当时在中日贸易中，书籍的买卖也占据着重要位置。在日本的上层社会中，许多人都对中国文化十分羡慕和倾倒，对中国的诗词，尤其是唐诗乃至书画以及墨、笔、砚与纸张等文房四宝均非常熟习和酷爱。诸如，羽仓简堂等人对清代史学家赵翼、著名学者朱彝尊父子都十分了解和崇拜，对于他们的情况十分关心。可以推知，当时的日本知识界是深受中国学者影响的。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十分关心日本的学术动态，注意收藏日本出版的书籍。例如，朱彝尊家里就藏有日本著名史书《吾妻镜》(又名《东鉴》)，当时有许多人（如曹寅、翁广平等人）都是在他家中看到这部书的。据此，我们认为，清代前期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是没什么可谈的，相反还是较为密切和频繁的，是值得我们下一番工夫，深入发掘史料，认真地加以研究。

《清水笔语》是日本学术界近年来新发现的有关中日关系史，特别是清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珍贵史料之一。目前中国学者还没有充分的利用，相信今后随着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它会越来越发挥作用。

《清水笔语》收录在《简堂遗文》一书中。目前已发现的版本有：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的《鹗轩本》以及《无穷会文库本》、《湫芳阁本》、《东北大学狩野文库本》与《庆应大学本》等。（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日本静冈县县立中央图书馆平野日出雄先生利用各种版本校刊后发表的资料）。

---

① 日本江户幕府的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1635年发布了"锁国令"，禁止日本人出外航海和海外日本人回国。只允许中国船与荷兰船在长崎进行贸易。

② 参见安双成、关嘉录《清代的两起中日民间贸易活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1期。

③ 除羽仓简堂外，尚有野田笛浦（幕府的翻译兼儒者）和德田见龙（骏府地方的儒者）。

④ 除杨启堂外，尚有朱柳桥（名翔平，字属军，是一位弃儒从商的贸易商）、刘圣孚(也是弃儒从商的贸易商)和郑资淳(大概是船长)。